

EN LAS RUINAS DE LA FLOR
Viajes por al-Andalus

鲜花的废墟

张承志 著

安达卢斯纪行



张承志 著

鲜花的废墟

EN LAS RUINAS DE LA FLOR

安达卢斯纪行

Viajes por al-Andalus

摩 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鲜花的废墟：安达卢斯纪行 / 张承志著. — 北京：
华文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075-4786-3

I. ①鲜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2153号

鲜花的废墟：安达卢斯纪行

作 者：张承志

策 划：杨 平

责任编辑：刘新颢 李 化

特邀编辑：陈 露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b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sinoculturepress@yahoo.com

电 话：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16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印 张：16.5

字 数：220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075-4786-3

定 价：38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小 引

谁能尽说旅行给生命带来的愉悦？

多年来我习惯了它。青春做伴，结交究里，渐渐地我还使同伴也爱上了它。回溯年轻时代，充斥身体的是淋漓的快畅，时光流逝至今，人更习惯于从劳累中获取满足。不消说，它是古典意味的“旅”，而不同于炫富的旅游，更与哗众的探险两不相干。它远比金钱和成功重要，唯它能疗救自己，使自己扩展提升。它早就成了我生活的方式，成了我的故乡与基地的代名词。我在不断的长旅中迎送岁月，不觉人生迟暮之将至。那种路线的讲究、那种视野的沐浴、那种真知的窥见、那种潜入的感动——都随着双脚身心的行动逐一降临。我渐渐懂了：它们本身即是作品，而途中留下的文章，不过是些可留可弃的脚印。

双脚也曾踏上异国的土地。

若回首国外的脚印，也许首推当属日本。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两度求学，不仅粗知语言，也对文化有所感悟，在人生艰险之际，也是在那里实现了转机。其次可以数到蒙古，它是我对乌珠穆沁草原一生探求的延长。此外难忘的还有南洋的马来，它给了我重要的开眼。不用说，渴望

一睹芳容的地方还多得很：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、毛里塔尼亚和车臣尼亚，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，一片神秘的黑非洲，充满希望的南美洲。——在我的喜爱程度的名单上，最后才能排到法、德、美、加，所谓的一类国家。虽然我也曾不远万里抵达，而且一再企求深入，但它们与我缘如薄纸，不能唤起投奔或穷究的冲动。

唯西班牙是个特例！

比起日本的文化暧昧，它的色彩浓烈而鲜明，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。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，不修边幅，粗砺随便，多少有点穷。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，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。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，争战的刀痕黑烬今天还留在墙上，供像我这样的人前去寻觅，考古访今。它有让人感动的野性的大自然，你不能想象，那么多峥嵘的危山险壑都拥挤在一个半岛。美感逼人的男子和女人在那儿忙碌着，像在沿袭古代，像在证明什么。和他们相遇以后你突然意识到：童年时不是一直梦想着天涯海角嘛，那地方已经到了。

就像操着流利英语不意中会被语言染上一层精明商人的色彩一样；一口胸音共鸣的西班牙语，常给对方一种性感和自由不羁的暗示。唉，那似乎缺少元音和谐律的语言，宛如阿尔泰语一样动词副词各就其位，听来粗哑明快，说着朗朗上口，说不清它恼人的魅力，只想……把它学会！这种不是使人的本色后退、而是凸现人的性格的语言例子，也许还能举出日语。它们使人在说话时不觉塑造着自己，那感觉妙不可言。

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唤作安达卢斯 (al-Andalus)。从公元 8 世纪到 15 世纪，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，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，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、结果，并且凋零的地方。所以，安达卢斯一语也意味着那个历史时代。我对它深怀兴趣是自然的；因为它不仅是穆斯林战胜了西方、而且是整个东方唯有一次的战胜西方、尤其是文明战胜西方的一段历史。

趁着人生的间歇，凑够长旅的盘缠，远渡直布罗陀海峡，抵达安达卢斯旧地，做一次甚至数次的踏查求学，是多么难得而且知感的事！……

我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安达卢斯的历史地点，行踪涉及西班牙、摩洛哥、葡萄牙三国。回忆那六个月里那些日日新知的日子，那一天天常如小小传奇。奔波着，求证着，我为自己未老的热情感到高兴，更为安达卢斯的意蕴感到震撼。

这样到了旅途之末，一丝把握的感觉临近了。我沉吟回味，有了拿起笔来，深浅描述的愿望。

新帝国主义正举着昔日十字军和殖民主义的黑旗，实行对东方控制和压迫的进军。古代并没有结束。安达卢斯，它的辉煌与黯灭、它的建树与含义、它的失败与教训，正是在今天，才更需要传达给朋友。

这本小书被襄助着写成了。

不知我该不该说：它和流行书市的境外旅游书毫不相干。因为它的举意，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。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、考证和注释。说它是学术书言之太过，所以我总说这是一本求学笔记。只不过，它是一部浸透情感的笔记；毕竟，安达卢斯意味着穆斯林的伟大胜利，意味着第三世界的文明财富和精神骄傲。

如摄影散文集《大陆与情感》和近年的几部散文集一样：书中的地图、绘画、照片、书法，除少数另作注明者之外，均为作者自己拍摄、绘制或涂鸦。

玉素甫·哈斯哈吉甫在《福乐智慧》的正文之外，特别写过强调求学的几行诗。我想一定是因为那部大著曾逼他像小学生般地学习。他下了功夫，学到了东西，所以行间流露着一种学习的快感：

知识好比海洋，无底无边，
小鸟啜饮海水，岂能饮干！

去求知吧，那才是所谓人上之人，
或者你莫称人类，去和畜牲做伴！

——我口出直言，粗野而辛辣，

——智者啊，请欣赏我的直言。

我喜爱他的这种心境，超过研读他的大部头。是的，这部小书不过是一本学习笔记。有时自己被启发了，有时发现了于自己新鲜的东西，文字就会兴奋，快感和失度就会溢于言表——这些还需要先做致歉。

张承志

2004年11月6日，斋月第23日

时代的最后伟人阿拉法特病危之际



两海之聚 / 001
毗邻的古代 / 019
水法庭 / 027
自由的街巷 / 039
三座方塔 / 046
鲜花的废墟 / 052
阿尔梅里亚拱门 / 081
雕像孤单 / 091
甲马与斗牛 / 102
把心撕碎了唱 / 115
临近的卡尔曼 / 136
摩尔宫殿的秘密 / 151
空谷余音 / 186
恩惠的绿色 / 202
热情的行踪 / 221

附录一：啊，神圣的树！ / 232

附录二：谁是胜者 / 243

两海之聚

一共是两回旅行，计算一下的话，共有六次渡过了海峡。还不算靠近它，从各种地理的角度和不同的国度眺望它。

每次经过劳累的跋涉，终于抵达直布罗陀的那个时辰，我们都风尘仆仆。虽然拖着酸痛的腿，人不住地喘息，而精神和眸子却如突然点燃，从心底闪烁，一股莫名的热望涌起，鼓动着自己的心。

心里的感受难以言表。这种感觉使我惊奇。简直可以说，自己的履历上已经满是旅行的足印了——我居然还如此强求着这一次。手抚着岸边的石头，一种此生足矣的感觉，在心里轻轻地充斥。

——在摩洛哥一侧的休达，当我们艰难地冒着雨，攀上接近城堡的平台以后，莽莽混沌的海尽在眼底。雨幕低垂的海峡深处，一束阳光照亮了遥遥的大船般的孤岛。我不禁心中暗叹：此生唯求一次的地中海之旅，被成全着实现了。

求学的叙述，或许就从这里开始？

山

在伟大的地点，山和海，两者都会不凡。

先说山。

直布罗陀其实是一座石头山。它由一道海堤连接伸入海里，在堤的尽头耸起一座分海岭般的巉岩绝壁。

第一次明白了这个地名时，胸中漾起一股莫名的兴奋。直布罗陀，这地名太古老，也许可以试试拆字，把它分成“直布罗”（Jabal）和“陀”（Tarig），或者半译为“陀山”？

到了后来，这个地名衍变成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 Gibraltar。其实拆拆字可以看出，它源于阿拉伯语 al-Jabal al-Tarig。若音译，大致能写为“直布尔-陀里格”，意思是“陀里格之山”。陀里格是一个柏柏尔人，他和另一个名叫塔里甫的战士一起，都是扮演阿拉伯登陆欧洲先锋的角色。

他俩显然分兵而上。要塞直布罗陀被交给了陀里格，而西班牙最南端的塔里法（Tarifa）则由塔里甫攻占——小说《卡尔曼》有一个情节的转折：卡尔曼的丈夫独眼龙，从塔里法的监狱里被放出来了。就像直布罗陀得名于陀里格一样，塔里法也得名于塔里甫。

直布罗陀，它是一个历史标志，后来沦为弱者的东方和穆斯林的胜利标志。

以前在蒙古草原，我喜欢眺望远处那遮挡边界的塔勒根敖包。但总是不能如愿，那座山太远了。此刻眼帘里映着栩栩如生的直布罗陀。望着它，一股奢侈的感觉油然浮起。



直布罗陀海峡上——伊本·白图泰号渡轮里

房龙地理的插图里，那张逼真的直布罗陀速写，需要不受英国签证限制的角度才能画得出来。而我——在疯狂推撞的海风和扑头盖脸的雨水之中，只能死死搂紧船上的铁柱子。一个船员不住地回头看我；而我顾不得，管它满脸雨水，打开淋湿的本子，勾描着就要与我失之交臂、但还是那么模糊的岛影。

能够从海上贴近直布罗陀的时间，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会儿。从非洲一侧的摩洛哥，有两个港口可以搭船前往欧洲——若从丹吉尔上船出发，等看见直布罗陀时，船也就马上要进港了。即便从休达启航，能看见更峻峭的轮廓——人一般也只顾得上一张接一张地拍下它的横颜侧脸，而顾不上用做一幅小画的方式来纪念。

任何文字甚至画面，都描绘不出直布罗陀给我的印象。我甚至舍不得放弃从公路上捕捉它。无论上次从阿利坎特来，或是这次到萨洛布雷尼亚去，我在沿地中海的盘山公路巴士上，时而跳到左边，时而又闪到右边，端着相机，徒劳地追逐着隐现的直布罗陀。

并非为了它横看成岭侧成峰，甚至也并非因为它是穆斯林的胜利标志。它使人想到的，实在是太多了。

或许，在人类大同、在公正树立的时分，我们会用更冷峻的眼光审视它。因为战胜——很难说究竟是一种受喜的行为，还是一种受谴的行为。

而在今日还不能使用终极的标准，就如费厄泼赖应该缓行。今天是第三世界面对新法西斯主义的侮辱、屠杀和文明灭绝的时代。阿富汗的侵略硝烟未散，伊拉克的杀戮又悍然进行。今天在直布罗—陀里格，道理急速地简化，如孩童话语一样明白。虽然我对这种简化惴惴不安，但是我更像孩子一样，心里满是快畅——唯有这里，是一个使他们沉默的地方，而我们会在这里感到鼓励。

充满魅力的古代……

“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春秋无义战？”——我像听着谁的质问，又像听着自己的独语。那时似乎不同……我又自语着辩驳。那时不会存在如此的土壤：猿猴沐冠，懦夫取胜，小人欢奔，下流载誉，高贵受辱……

确实是这样。我专门跑来凭吊。甚至后来在摩洛哥北部山里，在传说是陀里格家乡的清真寺里，我暗暗为没有一种为陀里格，以及老将穆萨设立的纪念仪式——比如说众人围坐诵经的仪式而遗憾。

我无力总结历史。我学习历史，从开头的原因到最后的结论，只是因为历史给人的魅力。那股魅力诱人沉没，或考据或判断。那是一种触碰摩挲般的魅力。

谁的魅力，能比得了柏柏尔的战士陀里格？

雨水扑打着脸，海心的岛像一片影壁。我心中自语着。当年，他口中衔着弯刀，沿着峥嵘的峭壁，攀上去了。

——此时正是全世界600座城市爆发大游行，企图阻止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的时候，西班牙的报纸上登了一幅照片。

图片上印着一个在底格里斯河里搜寻落水的美国飞贼的青年。他的牙齿咬着一柄匕首，河水浸着他的赤膊。他的手在水下摸索着，神情那么专注。那阿拉伯小伙子英俊无比，眉宇间一股高贵气息。

我看着报纸，一下子就联想到了陀里格。当年的陀里格一定就是这样：健美年轻，无视危险。他身后的五百壮士鱼贯而上，拉开了战胜欧洲的历史大幕。

这样由东方实行的、对欧洲的进攻，一共只有两次。除了在新兴阿拉伯的西部方面统帅——穆萨的指挥下，于公元710年进行的这一次之外，还有一次经奥斯曼土耳其之手实施——整个古代史中，东方能倚仗文化和军事的优势与西方争雄，甚至东方压倒了西方的历史时期，仅此两次。

此外，便是绵绵无尽的被侵略史、被殖民史、被歧视史，以及文化和价值观上的东施献媚和亦步亦趋的历史。

后来觉得，若是遇上一个晴日，反而不可能眺望这样的景色。在万里晴晒的日子里渡海，直布罗陀的岩山会呈一种含混的斑驳浅色。几次都有这样的体验：阳光太烈了，看上去白晃晃的，越是在隐秘的雨雾里，它才越惹人凝视。

它不是一座岛，其实是连着欧洲大陆的一个突入海中的长岬。

在细细一条陆地的尽头，隆起了一座峥嵘石岭。只是从海上看不见这个连结的陆堤，从甲板上望去，雨雾迷茫中只见耸矗海上的一座岛。

陀里格的伟大渡海，是在海峡南侧的伊比利亚贵族支持下完成的。据说他们不愿继续容忍暴虐的西哥特国王统治，就积极为陀里格提供了渡船。



从丹吉尔看到的海峡

占领了欧洲大陆的滩头堡以后，陀里格整顿队伍，开始了势如破竹的北征。

在一连串的略地拔城之后，陀里格兵临西哥特首都托莱多城下。这座城市的文化因素十分复杂，但外来的西哥特统治者却多行不义。在忍受着迫害的犹太居民协助下，陀里格顺利地进占了名城托莱多，日后这座城市逐渐变成了一个融合多种文化的枢纽。公元711年夏天，出征不满一年的陀里格已经扫荡了半个伊比利亚，穆斯林居然在一瞬间涌入欧洲，并且成了这个半岛的文明主角。



陀里格小村

若选择从丹吉尔（依英语音译。这个地名的阿拉伯语为 Tinjih）渡海前往欧洲，它不是由远及近，而是从雾中突然浮出的。虽然也壮观，但是缺了变幻。一个影子由淡变浓，一进视野就呈着一个船形。

而从休达出发的船上观察，距离要近得多。近在眼前的它，如琼岛仙山隐现不定。站在连接休达（Ceuta，阿拉伯语为 Sebta，在海峡以南摩洛哥一侧）和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的渡船上，船速很快，直布罗陀会迎着自己慢慢地转。随着角度的改变，它从一个水面冰锥，变成一条石头大鱼。

它至今散发着一股古典意味的、天下要冲的浓浓气息。英国人占领着它，至今不还给西班牙；就如同西班牙占着休达，蛮横地不还给摩洛哥一样。只是在休达船上人会暂时忘却政治，因为地理的感觉压住了一切：海和洋、要塞和孔道、非洲和欧洲——八方汇此一点，视野雄大至极。面对如此地点，你能做什么呢？唯有赞叹而已。

它先是一个刀锋，接着是一个斧刃，又是一片劈裂的断壁，继而棱面清晰，最后首尾分开，终于显出传奇的全貌。

它的形状，正与它作为欧洲与东方边界的位置相称，它如一艘石头

的巨舰，如一幢世界的界碑，其突兀、险峻、雄大、孤立，一样样都真可说是无对无双。走遍天下，看见了它以后我终于“叹为观止”，惊愕与幸运的感觉，拥堵满心。



直布罗陀速写

雨幕突然又浓浓地遮盖而下，那一束阳光收敛了，岛影消失。

冷雨打在脸上，一把小伞只能挡住海上的强风。我们坚持站着，任雨水顺着额头流淌。那时只想不眨眼地注视，想尽量看得更远。人突然默无言语。能做的，只是凝视而已。又有稀微的阳光透入，变得亮了的海上，岛影若隐若浮。眼睛很快就酸累了，但谁舍得离开。哪怕再多看一分钟呢，迎面大敞的视野里是一生传闻的大海峡；是连接着、又分开了世界的直布罗陀海峡。

一天听说，从休达南行不远，山里有个小村，就是陀里格的家乡。为纪念他，那儿的寺就叫作陀里格寺（Masjid al-Tarig）。

我们去了那个橄榄树包围的山村。人们说：当然，不敢肯定这座寺、这个村子就是当年陀里格出生的地方。也许相差几步，但肯定他的家乡就是这儿，这里是柏柏尔地区，陀里格的家乡就在此地。

小村安静极了。这里的橄榄树和西班牙不同，似乎都不加修剪，长得高大蓬勃。寺里的一株橄榄，怕真是陀里格时代栽的，宛如中国参天的古柏。

一些沙赫长老和我们席地而坐，招待我们吃了烤肉和面饼。坐在陀里格寺的侧屋里，他们凝神听我用中国音调，读了一段《塔巴莱》。大家都微笑着，既然彼此已经认识，接着就该吃一点便饭。

饭简单得很：烤粗麦饼，肉馅丸子。我们按照圣行，用手指和一块馕饼，灵巧地掰下一角肉丸，然后塞进嘴里。香烫的肉丸子，加上被柴火烤脆的新麦饼，吃得人心满意足。饭后我们随着老者，去看千年的老橄榄树。

告别时我觉得有些不足。既然是陀里格的家乡，好像还该残留着些什么。

我还没有摸透摩洛哥人的特性。他们待人和善，所谓不狎不怒，眉宇动作之间，呈着一种天性的尊严。好像那些海峡的橄榄树，那些树沉默着，虽然数它们年代古老，但它们并不对历史说三道四。沿着寺墙，一株株巨大的橄榄蓬勃恣意，它们错落着，沿山而上，墨绿的叶片反面泛着银光。

归途上已是黄昏，那些橄榄树在暗黄的暮霭中，一直伸延远去，最后融化在滨海的陡峭丛山之中。

陀里格没费什么事，就攻下了直布罗陀。就军事而言，那只是一场前哨战。但是它的象征滋味一直诱人品嚼。因为就从那一天，就从那位橄榄林小村出身的青年率领几百壮士，攀上天险直布罗陀之时起——东风压倒西风的季节开始了，后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东方的进攻史，拉开了大幕。

他一口气攻下了半个西班牙。但直布罗陀的象征，还不在于一次的攻取。引人注目的是，从陀里格的出世开始，一个辉煌的文明时代奠基，并绵延了八百年之久。

怎么在这儿总离不开胜利的概念？

后来我们都重复着：胜利是一个表面的概念，只有文明的胜利才被人传颂永久。但是攻城略地的物质胜利也是真实的——特别对日后陷入殖民主义劫难不得脱离的第三世界来说，胜利是必要的；它使人自豪，